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

每逢星期六發行

全年五十二期
連郵費一圓五角
國外四圓
零售每份三分二

中華民國十八年
十一月十七日出版

生活

民國十四年創始

編行者
生活週刊社
上海華龍路環龍路口
電話 八四八一九

國民政府實業部商標局註冊內政部登記

第四卷 第五十一期

小言論

磕頭運動

韜奮

上星期因事往訪畢雲程先生，在他那裏無意中遇着穆藕初先生。沒出息的我，生平最怕見闊人，每遇朋友闊了，我反而不自覺的和他疏遠起來。穆先生曾往美國研究過農科，原是一位農業專家，不過他現在做了工商部次長，總算廁身黨國要人之列，似乎也可以歸入闊人的一類，所以我偶然碰到他，初意他是講黨國大事的，像我這樣一個寒酸書獃子，一定沒有什麼談得，不料他也是極熱心於本刊的一位讀者，說他無論怎樣忙，每期到手總是從第一字看到末了一字。（我們自己對本刊卻常覺不滿意，只有盡其心力做去。）他殷殷詢問徐玉文女士及李公樸先生為何如人，因為兩君在本刊發表的海外通訊很引起他的敬佩。最後他提起本刊裏『健而美的體格』，說常人無不想美而卻不肯注意健，把『健』字和『美』字拖在一起，最易給人以深刻的印象。這位穆老爺（凡是朋友裏做了官的，我都很冒昧的上他這個尊號，請穆先生不要見怪）雖年近半百，如根據男女平等的原則講，借用一句『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形容語，確可當之而無愧。因為他眞是精神飽滿，年齡愈大而豐腴紅潤反日增，我細詰原委，纔知道他的『美』也是由『健』而來的，原來他近來發明了『磕頭運動』的健身法，據說你如學和尚拜懺式的磕頭，跪下之後把頭碰到平放地上的雙掌上，再起立而再拜，只要幹十次，包你發熱出汗，他現在每日在房裏要這樣的磕三十個頭，覺得於健身方面受益不淺。他還莞爾鄭重聲明說：『這是健身法，請你不要誤會我做了官便在房裏練習磕頭！』

聽了他末了聲明的一句話，又使我轉了一個念頭，覺得『磕頭運動』四個字也還可有一種別解。像穆先生雖然做了老爺，大家知道他是實業家，不是靠做官吃飯的人，他的官是別人再三請他去做，不是奔競鑽營得來的。但是如把這『磕頭運動』四個字抽出來就普通的一般情形講，似很可以形容『奔競鑽營』的精神。現在時髦的見面禮是握手，磕頭原是落伍的舉動，但是『磕頭運動』的精神卻仍不死。你看有許多做官的，何嘗不是由奔競鑽營得來的？苞苴葬金，何嘗不是公開的秘密？尤其是在政治未上軌道的時代，用人的人往往不以學識經驗為標準，只要你是他的親戚，或是親戚的親戚，至少是親戚的朋友，只要奔得快，鑽得深——這也許深合『運動』兩字的意義——便到手。沒有幾時靠山倒了，又不得不急急忙忙的另尋奔鑽的途徑。豈但政界，就是許多實際採取濫用私人政策的機關也何莫不然？只要有一個親戚做了什麼經理或什麼長，便可拖入一大堆不相干的貓兒狗兒！至於事業要靠眞才來發展，那是無足重輕的事情！

本期目次

小言論 磕頭運動
美的眼光
一個嫁錯的翻譯家
勝在努力
初印
休想安靜
樂園裏果樹的枝頭
免得臨嫁後悔
換點 一個女子戀愛的時候
讀者信箱 我國現在的法庭 兇悍潑辣
一週鳥瞰
韜奮 方剛 春風 曾習先 段叢文 休知周 韜奮 寒者 癸世 徐保 李公樸 編者

美的眼光

方剛

中國是向來缺乏美育的國家，但是美育不發達，德育如何能十分發達呢？所謂美育固然包括詩，文，樂，舞，及其餘種種美藝，但是最要緊的是一種美的眼光。有了這種美的眼光，不但在詩，文，樂，舞裏可以看出美來，而且自然界及人事都會顯出美來。我上次在本刊講人格的美就是要人拿這美的眼光去看人格。我們現在試拿美的眼光去看別的東西，譬如一個運動會，中間布置得有條有理，這是何等的美！看見運動家們跑，跳，擲東西，這個自身豈不是美？比賽的結果就有輸贏，輸的運動家不但不怨恨，而且誠誠懇懇的向前祝賀得勝的人，這是何等的美！在英文裏這個叫做 sportsmanship 實在是運動家的德行啊！我們現在竟把這種德行當做美，可見我們竟能『好德如好色』了。諸位不要小覷了這一點，美育的妙處就在這裏啊！假如我們能讓小孩們從頭到底受這種美的薰染，使他們真是因爲喜歡一件事情而去做他，而這件事又是很好的事，這豈不是盡了教育的能事嗎？老子及孔孟所希望的能過此嗎？老子講『上德不德』亦就是這個道理。你如果把德弄成一種習慣，或者更進一步，弄得他就是你所愛的東西，那你還能與他脫離嗎？這豈不是『上德』？這樣子你就是德，德就是你——因爲愛的目的是要把兩種東西打成一片——你還能把德當外物看嗎？你還用說：『我應當修德』嗎？你簡直不以他爲德了，所以老子說：『不德』。合起來就是『上德不德』，事實如斯，並不是他故意說驚人的話。我們現在引申他的話，把運動家的德與運動家幷爲一件事。所以凡是運動家都有這種德，都愛這種德，旁人也這樣期望於他們。假如我們把運動普徧起來，豈不是人人都有了這種觀念了嗎？那時候我們還怕甚麼爭執，甚麼糾紛？因爲大家都以『運動家的德行』爲美，護之不暇，還忍摧殘這個美嗎？然而這個美的眼光完全是從小漸漸發達起來的，就是從運動上自然而然的發生的，幷不是一味說『應當』『不對』而教訓出來的，而其結果如此的好！這就是美育對於德育的貢獻。反轉來看，假如單拿德育的方法去訓練運動員，以至於他們都知道應當公正，不一定要你輸我贏幾痛快，然而臨場的時候這個私心終不能免，所以我們時常聽到因比賽而起衝突。這是何等的醜態！運動雖是小事，若把他的德行用在政爭上，豈不就發生很大的效果？我們政治的糟糕未始不由於這班政治家們缺乏運動家的德行：上了臺的一味壓迫人，不給人家一點分內活動的機會——譬如自由言論；失敗的人們一味的破壞，一心想法推倒在上的。——至於推倒後如何辦法那就管不到了，就是管到也終不施行出來的——這樣子的不給人執行的機會，恐怕誰執政也弄不好罷。講來講去，總是不公正的緣故。假如他們都能拿公正當一種美德看，那就何至於如此呢？起碼仗總還可以少打幾次罷！不但是政治可以如此看法，無論甚麼人與人的關係，祇要得比較或爭勝的機會，都可以如此看法。於此亦可見美育範圍的廣了。

再講家庭裏頭的美育。如長者對於小輩總是平心和氣，或更堆上一臉的笑容，從來沒有厲聲霞罵的事情，長者既沒有壞習慣，小輩們也自不會看樣了。這個家庭裏時聞音樂，時聞歌聲，時見遊戲，時有歡聚，子女不知不覺，父母自然是慈而子女自然是孝。雍雍和和，融融洩洩。這簡直是『安樂窩』了。這還用得着孔子來勸他們『父慈子孝』嗎？老子所謂『六親不和，纔有孝慈』也。我們現在試問我國上等社會的家庭裏有幾個是這樣的？有幾個家庭裏時聞音樂，時聞歌聲？有幾個家庭有合適的遊戲？有幾個雍雍和和的？至於中下社會的家庭更難說了。總而言之，我們的家庭裏太缺乏美育。我自己就是很愛美的，但是這個觀念一直到了二十二歲起在美國留學的時候纔漸漸的變清楚濃厚起來。我在八歲十三歲間頂喜歡風琴，無人

> 中國不止做一國的殖民地，是做各國的殖民地；我們不止做一國的奴隸，是做各國的奴隸……中國人從前只知道是半殖民地，便以爲很恥辱，殊不知實在的地位還要低過高麗安南！故我們不能說是半殖民地，應該要叫做『次殖民地』。
>
> 孫中山先生的話

指導，自己瞎弄，居然能兩手彈不一樣的調子，可惜後來興趣改了，現在要學也來不及了。我並不怨恨我的父母，他們當時所看見的却與現在不同，但我希望現在體領略美的妙處的人家趕快注意他們的子女們，盡力發達子女們的美的『良知良能』，須知美是頂『根深蒂固』的東西，以美結合的團體最能長久，最是和睦。

一輛銹的脚踏車

春雷女士

我的小表弟有一部脚踏車，本來是舊貨，買來時便已生了不少的銹。他想牠變得美觀些，便去買了一罐漆來，把牠全部油漆一過，那輛斑剝陸離的雙輪車，便居然一下子變得光澤可愛，像新的一樣了。

他騎坐不多時，裏面的鐵銹似乎在逐日加厚，外面的油漆粘附不住，便像獺蛇脫鱗似的一片一片向下掉。我的朋友某君勸他索性費一兩天功夫，將車子拆開，用砂皮紙將鐵銹細細擦去，然後再上漆。但我的表弟嫌那樣太麻煩，於是又去買了一罐漆把他那輛車子再裝潢一次，那條獺蛇，居然又改了觀。

健而美的體格：在海濱沙灘上的史密絲女士Grace Smith

不知是安置的地方太潮濕呢，還是他用那車子的次數太多？不到兩三個月，獺病又發作。銹了便漆，漆了便銹，弄上一年，那輛車子看去好像肥了許多。無疑的，牠吃下去的油漆至少有幾斤了。

一天，我表弟得意揚揚地騎着車子在馬路上兜圈子，忽然一輛汽車從斜刺裏嗚嗚衝來，他扳轉車頭迴避，用力過猛，豁刺一聲響，前輪的支柱斷折，把他顛在地上。幸虧汽車從身邊馳去，沒有送掉性命，但兩手和膝蓋已在馬路沙礫上擦破，鮮血一滴滴直向下濺。

事後察看支柱的斷折處鐵銹重重，早像朽木一段，宜乎經不住用力的一扳。這才懊悔沒有早聽我那朋友的話。

數月前上海有一個中國巡洋艦叫做策電號的，在高昌廟造船廠修理。忽然黑夜裏被英國某艦碰穿了一個洞，於是策電艦長請政府當局向英艦交涉。要他償還損失。我那朋友石報到這裏，無端笑吃吃不能止。問他笑什麼？他說笑策電艦長的太無賴。

『難道我們中國的艦和船都應該讓人碰的麼？』我有些忿然了。『今年碰新康、去年碰新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再不同他們嚴重交涉，我們的船都完了。』

他說事情不是這樣說法。新康案件當然要交涉，不過策電艦也堂而皇之地要人賠償，未免說不出口。我在造船廠辦事，策電號是經我驗看過的。一隻極老的船，高齡已過八十，機器腐爛不堪，好像老人的臟腑，動

無能爲力

懵風

日本人學西文的能力，尤其是語言，遠不如中國人的聰明。第四屆世界教育大會於本年七月間在瑞士日內瓦舉行，到四十八國，我國亦有代表出席。發言的時候，我國代表中有的英文說得非常之好，有的法文說得非常之好，清晰流利，意旨暢達，日本代表則口齒不清，日本化的英語法語，嘰哩嘓嚕，黏做一團，聽衆簡直有點莫名其妙！比中國代表大有遜色。但是講到『文盲』（即不識字的國民）數量的報告，要老老實實的用數目字表現，日本代表便說得來得價響，因爲日本前三年文盲佔百分之十，現在只佔百分之五了。中國呢？文盲還是佔全國國民中百分之八十以上，中國代表的洋話雖是括括叫，碰到這樣的數目字，竟無能爲力，吶吶然如不能出諸口！

用早已停滯，船身的鋼板也銹得不成東西，這樣的船原在苟延殘喘，不等人家輕輕一碰，自己不久便要『壽終正寢』了。譬如你有幾間東倒西歪的屋子，人家無意碰了一下，就塌了下來。你一把扭住人家要他賠你新的，雖然算你理長，但不免有幾分無賴意味存乎其中吧。

我笑道：『外國人老是欺侮我們，佔我們的便宜，現在他們把錯處落在我們手裏，非同他硬來一下不可，策電的交涉，我是絕對的贊成的。但策電號既然是這樣老邁龍鍾的廢艦，何不拆卸改造，或者竟學外國辦法，拿來當做海軍操練時開炮試驗的目標，或竟擊而沈諸海底，爲什麼我們還將她保存着，並且設艦長和船員，豈不是虛糜國家的糧餉麼？』

我的朋友嘆了一口氣道：『各國是爲行政而用人的，至於中國適得其反，是爲用人而幾行政的。你如何不知道？不但策電號如此，海軍裏面像這樣的廢艦還不少呢。就如某局的輪船吧，每年開到我們工廠裏來修理，何嘗有幾隻是好的？』

『大約某局的船都像策電號一樣，年齡太老了？』我問——『不，不，』他說：『該局的船年齡雖不算少，卻也不算老，太古公司同年齡的船，同她們比較起來堅固幾倍了。』

『爲什麼太古公司的船牢固呢？製法不同嗎？』我又問。

『製造是一樣的，材料也是一樣的，不過管理大有分別吧了。太古每船有管理員，又有一個總管理員，每年親到各船視察，有損壞之處，立即修補，每隔六個月，全船上上下下，裏裏外外，都得刨光一次，重新油漆。原來鐵銹，就像黴裏的黴菌，傳染極快。一塊鐵生了一點銹，如不立刻刮去，隔幾時全部生銹，而隔幾時，內心也銹，銹成一團硬性的海綿，那塊鐵便絲毫無用。』

『某局的船是永遠不刨的。生了銹就外面敷上一層油漆，像你表弟那輛脚踏車，外表好看，裏面爛得一團糟，所以太古的船刨去油漆一看，鋼板爛餅似的發亮；某局船幾寸厚的鐵板，一鐵鎚下去，便是一個大窟洞。這樣的船你想危險不危險？一有意外，那能不像你表弟脚踏車的出亂子！

『你一定以爲某局沒有管理員，不然，他們管理員很多呢。不過都是拿薪水不辦事的。不過去年請了一個總管理，是個退職軍官，船上的事一點不懂，而且也永遠不到船上來，但因爲有面子就支着幾百塊錢一個月的乾薪，做起這個掛名的總管理了。

『但是中國無論什麼事業都如此。某局的腐敗，不過代表了一部分吧了。咳！余欲無言！』

我聽了他這一席話，也隨之而默然了，只見表弟那輛斷爛的脚踏車，黯淡地斜倚窗下，似乎在無言的悲嘆自己永遠不能振興的運命，那就好像是裏面爛得一團糟的國家的象徵！

初印

（美國通訊）　寶雲先女士

船離橫濱，海行二週，才到美洲之西雅圖。上岸前第一個不快之感，是衞生的檢查，和移民官的盤問。雖然都不曾留難，但是想想化了錢受鬼氣，心內實不勝憤憤。到美後所給與的印象，最明顯的當然是物質上的進步。西雅圖四面背山，但是無論多高的嶺，皆是康莊大道，而且都有汽車電車可達。到處綠茵如氈，屋舍整然，峯迴路轉的地方，都是些峰宇深樓，雄偉的別墅。西方人整潔天性，無論極小的房屋，門前總有一花一木的點綴，微風過處，香氣襲來，就與人以無限快感。回想國中多年的人家門

時論粹語

國民一般所希望者，大之在政治清明，生產發達，小之在秩序安定，生活得所。（天津大公報社評）

時代的潮流不息地前進，革命者應在它前面去領導一切。尤其是革命者的能力，應隨時增益，與時代責任事務相副，庶不至於落伍失職僨事。（民國日報胡漢民）

生活上之安定與辦事之效能關係至爲密切；欲求一事效能之充足，必使辦事之人身心專致於事業，事業以外，別無他事可縈繞於其胸臆。（時事新報徐傳霖）

內政外交原爲一事，欲外交成功，必須內政情形使人畏敬。而今日何如？當邊軍拒敵國境之日，即同胞喋血中原之時，內憂方生，安能禦侮？（天津大公報社評）

簡紙有垃圾的點綴，眞是不可同日而語了。當然我不是在這裏唱唯物論，不過適當的物質享受，似也不必絕對加以鄙棄；況且人類的生活，誰也不能完全脫離了物質。我們中國的精神文明，專講安貧樂道，自有其相當的價值，但在普通社會裏，對物質不滿，就難乎言道。幾年來國人所走的道路，又都是背道而馳，在此，我找得兩種相反的現象，就是外國所趨的路，是使物質進步，務使人人得享安居樂業的生活；我國現在所趨的路，不惟不能保持固有的文明，幾有欲使富者變貧，貧者益貧，大家下水的現象。我在此處見到他們極普通的家庭，家裏各種物質的設備，就應有盡有，方便異常，因此他們可以省卻許多費於無謂的精力，而多享受精神生活。就如我所住地方的房東老太，每天把簡單的家事料理完後，就很優閒地坐在搖椅上看報，讀小說，或聽無綫電話。再回想到國內一般家庭的生活，貧者工作累身，無法享樂；富者晨昏顛倒，不知道正當的享樂，眞是有點爲之神焉嚮往！

初到美國，就樣樣覺得人家比我們強，眞的將來不要連美國的月亮都說比我們中國的好了。其實美國的物質進步，只在他們能利用進取，能以人力征服自然。如果他們眞有一日能利用月光發明點東西出來，我們又何嘗不可以說美國的月亮也比中國的好呢？我們中國要是能和人家一樣的努力於進取，當然我這些話也一樣的可以反過來說，並且這正是我的希望，也正是我草此文的目的。寄語國人，從此努力吧！

一九二九，九，十九。於美國安設讀。

樂園裏果樹的枝頭

林從周

許多人儘管抱着偉大的志願　他們儘時時的遠顧着將來，每日的生活卻輕輕的忽過。

每天倘能善用一小時的工夫，作正當的工作，十年以後，就可以成爲一個專家。每天有一小時的讀書，如每小時能看二十頁，則一年以內約可讀到七千頁——約十八厚冊的書。就是再打個對折，也很可觀，這大概是我們所意想不到的吧？

美國有一位倪爾遜女士，Miss Marie Nielson，起初在人家當僕役，她每天晚上工餘之暇，化一小時看書，沒有幾年，她就進了大學，後來畢了業便被 Iowa 州一個專門學校請去當教授。還有一個叫唐伯錫 Alfred Trombetti，是意大利一個理髮店的小夥計，因爲善用時間讀書，現在已成爲著名的方言學專家了。

好習慣比惡嗜好難於養成，不過，好習慣一旦養成了，便走進光明的大道，遠遠的就看見成功的果子掛在樂園裏果樹的枝頭！

學術就是能力！在我們的胸中，腦中，如果多搜藏些知識，我們的境界就寬闊些。

不求顯達

周承周

編者先生足下：⋯我國社會事業之所以衰微，病在無人肯犧牲一己，從事於不求顯達之下層工作，病在國人中往往有許多自己不思振作，對於成功或略有成功端倪者則專事嫉妒，處心積慮於毀壞誣蔑之行爲，公道無存，是非不定，故從事下層工作者物質上固少收獲，而精神上亦無報酬，此公共事業之所以每每無成，可勝浩歎……

周承周．十，十五．天津交通銀行．

休想安甯 （日本通訊）

徐玉文女士

人民失業的救濟，已成爲世界各國最重要的一問題。英倫自大戰後，人民失業者漸增，須能努力解決這失業問題的人，才有做他們首相的資格。在本刊第三十八期裏碧岸先生的英國工黨內閣的試金石一文中，已說過了。日本自日俄戰後，上下一心的在建設方面謀發展，在目下的國有事業中，每年能容納有職業的人民，竟達六千七百萬人之多。不過失業無告者，依然接踵而起。自『獅子總理』上台後，對於失業救濟的政策，異常注重，經過三個月的籌劃經營，已有相當的辦法，解決的手續，暫分兩步驟：（一）對於現在已失業者的救濟；（二）防止未來失業的方法。對於第一步，先從調

着入手，由各地方分任辦理，將知識階級與勞動者，另行登記。一方督促各地籌設救濟事業，不問經費多少，均由國庫擔任半額。處處設立『失業介紹所』，無論公私機關的引用人員，都向這介紹所接洽。在此次舉辦的開始，先由國家支出鉅額的經費，設立救濟的機關。所以許多失業的人，都喜形於色，不愁沒有飯吃了。第二

遠眺日本政府的各官署、例如司法省、軍省裁判所以及外務省內務省等均在這一排偉大的厦屋內。

步辦法，是防止以後有失業的人繼起，務使大家有業做，有飯吃，這確是使國家安甯的根本辦法。目下在計劃舉行中者有三：（一）提倡職業教育，使人民富於職業的知識和技能。在這一點上，我不免有點感想。此次日本政府在失業救濟會議的結局，對於勞動者的設法較易，對於不三不四的知識階級，反一籌莫展。我國近年來大學校的設立，眞如雨後春筍，在上海一隅，已有數十所之多，一般新出世的大學生，也多到不可計算。在外表上看起來，似乎是人民知識上進的現象。不過探其內容，卻有大謬不然者，掛了大學的招牌，儘可收納小學或中學程度的學生，祇要每年學宿費繳清，就能給你一張大學的畢業文憑。照這樣的人才看起來，與日本所謂不三不四的知識階級，有過之無不及！還有在日本的許多留學生，總是揭着國內某某大學畢業的牌子，問他們將來研究點什麼？總可以得到一個同樣的回答：『法政』或『經濟』！無怪日本人要稱中國爲『官國』，在日本留學回去的人，就可以有官做，何等闊綽和榮耀！（二）就現在服務社會薪資低少的人，調查其服務經過及家庭的狀況；如果人口衆多，所入不敷所出者，即設法加以救濟，不使淪於苦痛或失業。在這一點上，我又不得不爲我國的小學教員呼冤屈！肩膀上負了『樹立國民知識基礎』的重大責任，一天到夜立着喊着，而每月所獲，不及上等人員一餐之費！在『一家祭一主』的我國家庭生活之下，仰視俯畜，將從何來？在上者，還要責備他們擴充學額，實行普及教育，而數年來時常爭鬥的『提高待遇』一層，得到實惠者又有幾人？與他國調查家庭的狀況加以救濟的政策，相差又何如呢！（三）限制窮苦人民的生育。凡已有子女四人的父母，就要跑到鄰近的『健康相談會』中去，領敎限制生育的常識，給以藥品，敎以方法，勿使窮苦的人再添出許多悲哀的種子來，增加社會上失業的負擔！『越窮越會養』，在日本亦有這句通俗的話；從優生學上講起來，窮苦時候生育的子女，其優秀率亦較次。所以爲父母的負擔起見，固然要節制生育，就是爲人民進化上着想，也不得不注意到這一點。

人民失業，最易使國家造成擾亂的現象。社會上種種違法不道德的行爲，大部分的根本原因，還是因爲沒有職業，不能生活的緣故。如果大家有飯吃，大家有安樂可享，誰肯冒了性命的危險，去幹那不法的行爲呢？以天災人禍連年不斷的我國，社會上失業的人已多到不可計算；如此一天一天的下去，依然沒有方法以解決之，則擾亂的社會休想有安甯的一日！

十八年雙十節。

幾分敬意

蔡希眞女士

稻蓀先生……我從十月十四號離滬，曾到福州香港等處，現在廣東台山參與女靑年會鄉村服務區成立典禮……廣東婦女與江浙婦女很不相同。她們爽直勇敢，熱心社會事業，初到此地的我，看了很有幾分敬意。可惜說話不通，我祇能看看他們的工作與表情……

蔡希眞十月廿五日自台山發。

祖先

（南洋通訊）

張匀新

我華人最初來南洋的僑民祖先，大概都是爲了國內地瘠民貧，生計艱難，因而轉輾謀生海外，以成其生活寄願。他們不求安樂，不求享福，不求名譽，只求溫飽，遂形成了現在華僑的實利主義。實利主義在華僑社會中流行着

，凡是到過南洋的，誰都會覺得。他們不要什麼虛文，也不講求什麼體面，不要做達官，也不希冀做貴人名流；他們只是孜孜不倦的做他們可以養生可以送死，與他們有實利的事業。平時穿的總是斜紋一類布的衫褲，吃的只是普通的飯菜，住的也沒有像國內那般高官厚祿偉人們的崇樓鉅閣的。無論貧富，他們都是很平等的過着實利主義的生活。因此我們華僑在此地，遂養成了勤勞，耐苦，節儉，樸實的德性。此種德性可以使華僑各個人的事業日臻發達，未成業者可以成業，已成業者可以謀發展，已發展者可以使之持久而不失敗；積個人而成團體，遂漸漸造成今日光明燦爛的華僑社會。不過太偏重了實利主義也有流弊。就是往往只知有自我，不知有大公，只知有現在，不知有將來；對人只重財富，不知尊才智。

國內的人大家知道南洋爲中國革命的發源地，理宜南洋華僑的思想要特別維新的了，其實一般人的思想仍是極舊，有的簡直舊至不可思議。他們所以贊助革命，提倡革命，只是爲了受不住帝國主義的無理壓迫，希圖祖國自振的內心要求，並非受了什麼新思想的陶冶。現在我可以拿南洋的革命老前輩陸秋露先生來談一談，以證語說。這位陸先生是一個極忠實極熱心的革命先進，他原有三四十萬的家產，可是都犧牲於革命事業中，現在却成了赤貧如洗的寒士。他在中國革命初期同盟會時代，差不多天天和胡漢民鄧澤如等，隨着先總理孫中山先生在一起東奔西走，宣傳募捐。可是他不識國文，不懂國語，只能精熟英語。他不要升官發財，也沒有到過中國。他現在住在甘馬挽 Kemaman，因爲年老了，不做什麼事。

我在上面講了一大段的話，都非正文，不過要借來引出下述的幾句話。我在民國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從星嘉坡到甘馬挽任華僑學校教員以後，就聽見他的大名，後來又知道了他爲國努力的事績，所以對他特別留意。有一次我和他碰見了，談話中間，我就問他當初革命的種種問題，那知他的答語除了下面幾句話以外，竟一無所有。他說：『中國非革命不可，惟有革命可以振興中國，可以使華僑不再受白種人的苛待；我們就是爲了這個原故而拚命革命。』從這位老前輩嘴裏，我們可以知道當初僑胞的贊成革命，提倡革命，不顧身家的努力革命，確實只是爲了受不住帝國主義者的無理壓迫，希望祖國自振的內心要求。不過我們不知執政的袞袞諸公何時能使僑胞這樣的熱望可以達到，因爲他們現在還是日處於帝國主義者無理壓迫之下，每聽見祖國仍是亂得一團糟，不禁爲之下淚！

十八，九，十五發自甘馬挽。

免得誤購後悔

絹蕃

秋鶴先生在他所著的寫人的藝術一書的『自序』裏有一段這樣說：『這集裏面沒有「文學」，沒有「藝術」……裏面有的只是「閒話」，「怨怒」，

東張西望

最近倫敦不是正開世界郵政聯合大會麼？中國派有十一個代表來，其中却有四個是高鼻子的洋鬼子。據說在會中替中國發言的，老是那四個。我們的幾個道地代表，始終是十二分地忠厚沉默的，許多外國人以爲中國是英國殖民地，你能罵他欠仔細麼？（見實報月刊第五卷第三期）

近來寫文章的人似乎不知道「簡練」的可貴，好像誰寫的文章長便算是誰的理由足！文章太長，必定廢話多，必定支節多，使讀者不能得到單純的印象。我們理想中的批評文字。是要雅潔短練的文字。（見新月月刊第二卷第五號）

文學家和藝術家的使命是以豐富的想像，高超的意境，美化人生，提高人們的情感和思想，他們要在荒地上散布花種，要在沙漠裏掘開甘泉，把這個荒涼的世界，逐漸化爲錦天繡地的樂園。（見蘇雪林女士近著蠹魚生活）

「譏諷」，「醜所」，和各式各樣的「笑聲」。我恐怕讀者尋不到他所要尋的東西，所以預先聲明在此，免得誤購後悔。』我以爲不但讀『罵人的藝術』，無論讀任何刊物的人，都應該先弄明白『裏面有的』是否合於自己『所要尋的東西』，如其不是，則請千萬不要看，免得後悔。

本刊最初不過極少數人喜歡看，現在表同情的讀者漸漸的加多；本刊社址在上海，上海特別市政府教育局對於本市刊物審查嚴明，對本刊審查之結果，來函稱『貴社發行之生活週刊取材豐富，立論新穎，且多含有教育意味之著述』（見本年九月六日致本刊公函）；但本刊自顧淺薄，自己常在不滿意中，幸獲讀者的信任及教育當局的鼓勵，愈益自愧，只有力求進步，毋負期望而已。不論何種刊物，總有牠的特殊內容，就是『裏面有的』是什麼『東西』；讀刊物的人各有各的口胃，『所要尋的東西』當然也不能盡同。要『免得誤購後悔』——或至少可以免第二次的誤購——本刊對於內容方面似乎也應有一種「聲明」，現在試就所想到的分列如後：

（一）本刊的態度是好像每一星期乘讀者在星期日上午的餘暇，代邀幾位好友聚攏來隨意談談，沒有拘束，避免呆板，力求輕鬆生動簡鍊雅潔而饒有趣味，讀者好像在十幾分至二十分鐘的短時間內參加一種有趣味的談話會，大家在談笑風生的空氣中欣欣然愉快一番。我們雖常自恨還未能十分做到這個[illegible]，但至少這是編者心目中所懸[illegible]捨的一種鵠的。如有人喜歡聽[illegible]裏裝作正經面孔的牧師講道，或課堂上板着面孔的教師講學，我們這裏沒有。

（二）本刊雖是每星期一次的小小有趣味的談話會，但却不願『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所以談話的材料儘管有種種的變異，可是總以所明揭的宗旨爲中心。如有人喜歡看純粹笑林廣記式的東西，我們這裏也沒有。

（三）本刊談話的材料是注重普通化的，特約撰述的作者固多專家，但他們在本刊裏所談的話也是普通化的，因爲本刊是供給一般人看的，專門學術的問題只有各該門的專家纔有興趣，而且也不是這小小篇幅所能容的。如有人要尋什麼專門的智識，我們這裏也沒有。

（四）本刊的性質不但是普通化，而且是通俗化，是給一般人看的，不是備與深於世故的老滑頭或學問已經博得無所不知的人看。如有人覺得尋不出什麼高深的東西，要知道我們原是開一個小小的很平凡的很通俗的談話會，原沒有什麼高深的東西。

（五）談話最有趣而有益的是聽聽別人的有價值的閱歷經驗，尤其是堅苦卓絕可歌可泣的閱歷經驗。例如在本刊第二卷裏我們就談了許多關於孫中山先生的堅苦卓絕可歌可泣的閱歷經驗。就是最近談談德國史特萊斯曼之爲國盡瘁，死而後已，美國愛迭生之『不肯停息的好奇心』和『永不屈服的忍耐力』等等，也是含有這一類的意味。我們所以多談近人，多談國際上的人物，不但取其新鮮，而且希望由此也許可以間接多知一些世界最近的大事。有許多雖是外國人，但我們所注重的並不是因爲他們是外國人，是要在隨意談及他們的閱歷經驗時，無意中提醒或暗示種種足爲我們觀摩比較或參考的特性。

（六）本刊近來每期裏登有『健而美的體格』，截至現在所得的反應，有許多讀者由無意中獲得深刻的印象，紛紛來信詢問或商榷健身的具體方法，（男女讀者都有，）除特殊情形我們代爲詢問醫師或運動家外，大概都介紹張士一先生著的米勒氏十五分鐘體操（商務出版）以供參考。這類穿游泳衣或運動衣的影片，在西洋各國體育雜誌裏已是極平常的一回事，如有人看慣了新年家中懸掛的穿着鳳冠霞珮或簡衣外套垂襟危坐的祖宗遺像，（俗稱喜神或喜容，）看了這種影片覺得不慣，甚至覺得難過，那只得請他們千萬不要再勉強看。

（七）我們平常遇有朋友新從外國回來，總喜歡問問他們外國的政治社會近況，一則可以藉此略悉各國最近情形，也許可以由此稍明世界大勢；二則也許可以供我國社會參考或比較。對於個人修養方面，亦可以擴大胸襟，放遠眼光。孫中山先生嘗說中國學外國須迎頭學上去。甚至壓迫中國如日本，但因除此缺憾外，她也有她的『發奮爲雄』（引用孫

先生批評日本語）的長處，所以孫先生也說「我們要中國強盛，日本便是一個好模範」。本刊有一部分很注重外國通訊，拉幾個在國外的好友於百忙中加入這個小小談話會，也無非要藉此使得我國同胞有所比較而謀奮發，或明其流弊而力謀避免。

（八）本刊自視為讀者的一個好友，所以有信來商榷問題的，我們感於讀者的信任，總是盡所知道的答復，（發表於「讀者信箱」者不過是極小的一部分，）有時還代為奔走於專家之門，代為徵求意見。我們徵誠所貢獻的一些管見，不過盡其所知，作為讀者自己許多朋友裏面的一個朋友的意見，聊備參考而已。我們一面覺得既是朋友，有事見商，總該盡其所知竭誠幫同商量；一面鑒於來信商量問題者之多，可以概見大部分家庭及社會之冷酷，缺乏同情，所以雖以我們的淺薄，仍有許多讀者有事便寫信來商量，我們愈不忍不盡其所知以告。總之本刊自居於讀者的一個好友的地位，既承下問，盡其所知竭誠以告而已，並不敢自以為能夠替讀者解決疑難。

主持一種刊物的人，胸中當然應該有若干目前所特殊注重的要點；所明揭的宗旨儘管不變，而在當前所特殊注重的若干要點也許在若干時後因時勢要求與社會需要之變遷而有新陳代謝之必要。上面所說的便是本刊在目前所特殊注重的幾個要點，如蒙宏達指教，我們當虛心考慮惟善是從。

挨罵

編者

偉大如孫中山先生，一生為我們的民族自由平等盡瘁，但是他就一生挨罵，他自己在『自傳』裏就說：『當初次之失敗也（按指一八九五年廣州之役），舉國輿論莫不目予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呪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甚至到他臨逝世的那一年，由廣州到上海，上海英人辦的字林西報還發出孫先生不應住在租界的狂囈。（詳見黃昌穀先生講述『中山先生北上與逝世後之詳情』）我想中山先生如果不能挨罵，決不能為中國奮鬥至四十年之久，早就氣死了。

林肯也總算是美國的偉大人物了，他為廢奴及維持美國南北統一而奮鬥，也是一生挨罵，甚至有人罵他不是人，是一個猴子由人加以衣冠而利用作傀儡的。我想林肯如果不能挨罵，決不能為美國奮鬥至十餘年之久，早就氣死了。

即如本刊最近所屢次論到的德國逝世未久的史特萊斯曼，當他救國最力之時，即他挨罵最烈之日，他的救國事業實無時不在挨罵的荊棘中過去，挨罵簡直是他的家常便飯。我想史特萊斯曼如果不能挨罵，決不能為德國奮鬥至六年之久，早就氣死了。

所以我們遇着挨罵的機會，無須煩悶，無須着惱，無須膽怯。有的時候，尤其是在我國的社會裏，只要你肯努力，只要你想有什麼小小的貢獻，便有了挨罵的機會，最好是你不要努力，最好是你不要想有什麼小小的貢獻——大貢獻更不必說——那纔得安閒無事！

話雖如此，但是如罵得不錯的，我們卻也應該虛懷容納，因為我們深信天下無絕對完善的人，無絕對完善的事，最重要的是要常常虛心誠意的在那裏努力求進步，如果被人罵得對，正是多一個改良的機會，也便是多一個進步的機會。

聽到罵得有道理的話，誠宜猛自反省，從善如流；聽到無理取鬧的話，只得嚮往先賢堅苦卓絕的經驗，藉以自壯膽力與進取的精神，仍是要努力向前幹去，仍是要盡心力向前幹去。

欲望在道德上的地位很重要，因為他能激發我們盡力去行，鼓舞我們去行，鞭策我們前進：：但是不滿意不知足的人也有許多毛病，就是憎儈多憂，難與為歡，或吹毛求疵，得隴望蜀，知世人多齟齬。又這種人浮躁易怒，責人重而自責輕，或自私自利，不顧公益。所以有欲無欲，各有利弊。無欲望，便不能奮發去行，有欲望而常不知足，又必妄干非分，徒勞無功。總之欲望，或不知足心，萬不可寂滅，因為不知足的目的，是喚起努力，改進環境，要是能善用不知足心，利益很多；要是操之過激，便貽禍無窮了。 杜威

★有趣味的紀事★

一個女子戀愛的時候

（二十九）

笑世意譯

尼爾那天得到柏祿斯約談的電話之後，想於下午三點鐘去看他。那天一上午他無時不在那裏切望貞麗有電話打來。在貞麗呢，也屢次的想鼓起勇氣打電話給他，但是三番五次的想打，又停，希望與失望交戰於方寸間。她自從前一天打電話給尼爾，因他不在，被珠莉偷接之後，心裏一直疑尼爾對她自己有不忠實的地方，但她又深覺尼爾不至於此，明知要散此疑團，非與尼爾親自晤面詢問解釋一番不可，可是她心裏對於他的信任既因此疑團而不能十全，又怕他見面時也許要使她失望，則又怕見他的面。

午膳之後，她實在耐不住悶葫蘆之苦惱難過，終於決心拿起電話筒打電話給尼爾。尼爾一聽見是貞麗的聲音，立刻在那面這樣答應着：「貞麗！」他此時的答應，好像脫口而出的悲號的聲音。貞麗聽見了他的聲音，也快樂得流出淚來，立即對他說道：「你能立刻過來嗎？立刻？」

尼爾：「我立乘地下電車來，因為這是最迅捷的方法 但是我忽然又想起一個別人的預約，此時已經兩點打過了，我那個預約是在三點鐘的。我恐怕來不及先來你那裏轉一下。可否請你等我到四點鐘，如我能早來更好。你身體好嗎？一切都順適嗎？我的甜心！」他問的時候，聲音含着很擔心憂慮的意味。

貞麗：「不很順適……不。尼爾，我想有點誤會的事情發生。但是我如今和你談了幾句話，已覺得比前好些。請你快些來，可以嗎？」

尼爾：「我此時恨不得立生雙翼飛到你的面前。但無論有何誤會，我來後必能力除。我此時所以亟亟去看柏祿斯，因為也許有什麼較好位置的機會。我想你也一定很希望我得着好的機會。」

貞麗很希望他能得着好機會，這是不消說的，因為她之所以不肯立與尼爾結婚，本是恃他在經濟上打算，不願就以經濟上的擔負阻礙他在藝術上的前程。但是後來尼爾和柏祿斯交談之後卻大失所望，他告訴尼爾說，想給他做的職務不在紐約，是在舊金山。（按此時貞麗及尼爾均在紐約。）尼爾聽了這句話，儱直時發了呆答不出，柏祿斯更追上一句催問道：「你有意思想立刻就動身前往嗎？」只見尼爾搖着頭，很失望的回答他道：「我不能離開紐約，這在我是不可能的事情。」

柏祿斯現出不豫之色，很不舒服的回答他道：「但是你要明白，我們是給你一個很好的機會。」尼爾心裏想他這話是不必說的，因為當尼爾聽見他告訴他薪水數目的時候，早就知道這個機會是很好的。他很誠懇的對他這樣說：「我心裏雖然很感謝你的厚意，但是我實在覺得抱歉，因為還有別的事情使我離不開紐約，至少在目前是萬萬離不開的。」

柏祿斯：「我想你還是再仔細考慮一番的好。我們可以等到後天聽你最後的回音。也許在這一兩天內，你就可以把別的事情料理清楚。這真是一個極難得的機會，如果你不加審慎的考慮而交臂失之，那真可惜！」

尼爾和柏祿斯分別之後，急急要和貞麗商量這個問題。他在途中想，如果他實能把別的事情安置妥貼，很想接受柏祿斯所給與的機會。他想起他所未覺的一幅畫，深覺半途中輟未免可惜，因為他是愛藝術如生命的人。但是他想到為貞麗而有所犧牲，也是一件樂意的事情，在這個當兒，藝術和愛情比較起來，又敵不過愛情了。他對於貞麗實在是死心塌地的愛她，為着愛，什麼都肯犧牲。

尼爾看見貞麗的時候，剛巧遇着貞麗是單自一人在那裏，這一點也使得尼爾默謝彼蒼，因為他自己知道一天未見貞麗，已如大旱之望雲霓，見面的時候一定免不掉熱情的自然的激烈表現，如有別人在旁，有種種的不便。他只碰着貞麗的手指，全身便像受了電氣一般，在貞麗猶直來不及阻止他，一走進來就已被他攬在懷裏，滿面狂吻，兩個人一句話都還未曾說出來。

但是這一次貞麗的態度卻忽然的沒有反應，她在平日和尼爾這樣互愛時本也很熱烈的湊上去。此時忽然把熱度大大的減低，所以尼爾把嘴唇合到她嘴唇的時候，即覺得和平日不同，他趕緊把頭抬起來，直望着她的眼睛。他很懷疑的眼巴巴向着她呆望。他隨着很驚愕的問她道：「貞麗！這又怎麼？為什麼你不和我接吻？你的態度這樣冷淡！」

讀者信箱

本欄所發表的來信內容，全由投函者負責。編者

我國現在的法庭

徐師保

編者先生：每期生活出版後，我總要買一份來看看。星期日我出去買了一份第四卷第四十七期的生活回來，一看『目次』見有破天荒的法庭滋味的日本通訊，我是專研法律的，見了這個有關乎法的題目，特別使我感着趣味，所以第一便看這篇大作。看了之後，知道日本法庭的一斑，我想借生活報告幾句關於我國司法情形的話。現在我國法庭的內容，已與我們做小孩子時候在縣衙門裏所看見的情事不同了。現在我國法庭審理案件，也已擯斥威嚇主義而改採眞理發現主義了。例如現行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二條規定『訊問被告，不得用強暴脅迫利誘欺詐，及其他不正當之方法』，即其明證。此種規定，是强行的法規。若是法官違反是項法規而取得口供，根據這樣取得的口供而下裁判，其裁判在法根本無效，上訴審時可以撤銷，其他類此性質的條文尚多，這裏不及枚舉了。就實際上言，現在我國明白事理的法官，在訊問當事人等的時候，也都很客氣。例如上海臨時法院鍾洪聲庭長，對於當事人等陳述的時候，常常請他們坐下，以便可以從容不迫的說。

我國訴訟費用的徵收，確是比較的繁重，這是無庸諱言的，不過關於原告或是被告所應負擔的訴訟費用，我國亦有修正訴訟費用規則，（九年六月廿九日北京司法部呈准，十一年廿九日北京司法部修正公布，依十六年八月十二日國府令暫准援用，）較之往昔也已有進步了。

西諺有言曰：『觀一國之法律，便可知其文化之程度』。所以我希望我國立法當局，內審國情，外順潮流，早日訂有適應社會性的和有創造之作用的法律（如政治改革。由專制而共和，人民享受專制時代所沒有的權利，便是由憲法的創造作用所致），內以期民衆利益的增進，外以謀領裁權的撤銷。徐師保，十，廿一，東吳法學院。

兇悍潑辣

韋芙嫻女士

編者先生：我是個世界上最可憐的弱女子，從小時候，不幸父母親相繼喪亡，撫着舅氏過活，在那去年春裏，舅父忽然聽信了一個害人精王婆式媒婆的話，把我許字了一家黑暗的大家庭中，當時我也沒有知道仔細。後來慢慢的曉得那家人家，家道小康，翁是沒有了，祇有一個繼姑，兇悍潑辣，兼而有之，常常把前姑所生的兒子，加以虐待，如同眼中釘，毆打謾罵，無所不至，還有三個小叔，兩個姑娘，是她自己生的。性情也是兇悍蠻猛，和母親眞是一般無二。

當時我知道這種情形以後，就恐怕後來的結果不十分好，便悄悄的告知舅父，那知舅父是個腐儒數而犯烟癖的人，這時已受了彼方的信餽，便怒冲冲地說道：『我們是守禮教的人家，現在木已成舟，米已煮飯，照你這樣，難道要賴婚嗎？我看你沒有父母的人，富貴人家有誰要來娶你，我養了你十多年，費了許多心血，這一些事我不好做主嗎？』言時聲色俱厲，我知無可奈何，不覺放聲大哭！後來被舅母聽見了就多方來安慰吾道：『嫁人嫁婿，只要他好就是，你何必去管他繼姑兇，姑娘惡呢？』當時被她解勸之後，就不由我嘆了一聲日後之幸福，付之命運之神罷，此是去歲香飄桂子時的事情。到了今年三月，完婚了。過門後，他待我尙好，不料那繼姑因我舅父爭了一些聘禮，就遷怒於我，說我的妝奩破呀，舊呀，不值錢呀，……種種挑剔，吹毛求疵，百般辱罵，起初我還忍耐，後來使得我忍無可忍了，便插嘴道：『娶媳娶人，我家本貧，事前何不考慮……』那繼姑聽了我的話，頓時面上現出青赤色，惡狠狠地向前將要用武的樣子，這時恰巧我的他從店裏回來，繼姑一見了他，不問情由，便放聲大哭，倒臥床上，裝腔作勢，說我如何如何的忤逆她，嘮嘮叨叨，說了一大篇的話，硬逼他同我滾出去，嚇得他連忙請罪，一方又說了我許多的不是，一場風波，暫告平息，可憐我這時雖有百喙也難以辯明了。

他是在一爿小京貨店做個小夥計的，月入甚微，那繼姑毫不明白這層道理，常常說他完全給了我了，總在我面前說不堪入耳的話，我聽得實在忍無可忍了，只得以淚洗面。她這樣的常常鬧着，還有姑娘輩，從旁攛掇，挑撥是非，膽小如鼠的他，素來畏娘如虎的，慑於這種權威之下，又想到了自己沒父母的苦，正是和我一樣，想到這裏，同病相憐，我兩人的淚不由的如珠斷線的一般奪眶而出。

我是素有肝胃病的人，經此劇烈刺激後，最近有一夜胃病大發，雖有他煮了熱茶給我喝，可是痛仍舊沒有止，痛得利害的時候，好比刀割，在床上亂滾，急得他手忙脚亂，沒法可施。

翌日，他以急須返店，無人照拂，即致書我舅父，由舅父雇舟來候，因我患病，寄居舅處，許多不便，不得已暫賃某姓餘屋，組織一簡陋的小家庭，以爲養病之所，不料淹滯床上，一月有餘，出門時未擬久住，所有衣服統未帶出，近因天氣漸寒，雇舟去取，不料入門後，不問情由，大肆咆哮，勢將用武，扣不放取，我以衆寡不敵，只得犧牲舟資，空手而返，這樣已好幾次了。

使得我經濟上精神上受莫大的損失（每次至少三四圓），我雖憤怒之至，但是我是一個女流，也沒有法想，旁觀的人叫我用法律解決，我一來沒有錢，二來也不知道訴訟順序，並且從小懦弱的，這種拋頭露面的事，我委實做不來的，還有人叫我告訴黨部和婦女協會，不知有用沒有用？請指教。

還有一件事情要請教的，他的生母有奩田若干畝，繼姑常常對人說：『他的母，我子亦母也，她的奩田，我子亦應有份，他日來須勻分之』，不知依法律上講來如何？乞指教。

前天，我再和一個管長，又叫了船去拿，一入了門，不是開口就罵，便是動手就打，容費了一番喉舌，結果仍舊沒有拿到。在外開支很大，長此以往，將何結局？我爲了這件事情，受了不少經濟和精神的損失，一個也沒有幫我的人，與其活在世上受累，倒不如拋却一切的乾淨，幾次要想自殺，被他解勸而罷。他呢？畏娘如虎的並且店務很忙，沒有空功夫去幹這件事，現在我的叔父想進行訴訟，不知好不好？

附奉郵花十分，回玉請從掛號寄下。如先生以爲有公開的價值，把牠登出來，千萬不要把我眞姓名和住址寫出來。

章美嫻上，十八，十，廿二。

凡是大家族，十八九都是亂七八糟的 像這封信裏所說的情形，也是『守禮教的人家』所幹出的好事！我至今還常常聽見許多所謂『老前輩』也者，說起我們『國粹』裏的大家族制度，還是津津有味，覺得有許多許多說不完的好處，我沒有工夫還打他們的嘴巴，但希望他們不要閉着眼睛說話！

擅自代人誤訂婚約，既打聽到了對方大家族裏的黑暗情形，在未嫁之前還不趕緊設法救出火坑，人還未嫁，竟說得出什麽『木已成舟，米已煑飯』，這簡直是瘋狗狂吠，那裏是人說的話！

事已糟到了這樣的田地，罵兩句本已沒有什麽用處，我們看了不得不汚着筆墨罵他兩句，也無非希望將來這類瘋狗可以少些。就章女士的來信看，已絕對不必作大家族同居的念頭，因爲再同居就等於再入地獄。如有家產可分，當爲是最好能做到分家。依法律上的原則言，父母在世，倘非發動於父母，子女是不能要求分產的；不過有特殊情形時，却未嘗不可要求，像那樣『兇悍潑辣』的『繼姑』，既有種種靑肯的行爲，仍得依法提出要求的，分產的手續可先請族長出來說話，如辦不到，只有依法起訴，不過要求分析祖產的起訴，一定要章女士的丈夫出面，倘若他沒有決心，此事便辦不了。如章女士的叔父肯出面替女士進行訴訟，只能依法索取她自己嫁過去時帶去的『妝奩』，這是女士自己應得的東西，依法是可以索取的。但是這『妝奩』索得之後，是否夠『在外開支』，倒是一個問題，如其不夠，而女士的『他』又那樣無用，則又奈何？（不知女士能自己尋事做否？如有服務社會的能力，當然較易解決。）所以最好的辦法還是說動『他』下決心要求分家。如『他』能有決心，仍可由女士的叔父從旁幫忙。至於『生母有奩田若干畝』，如她並無遺囑分配，依法只得歸在祖產裏一起公分。

章女士問『告訴黨部和婦女協會不知有用沒有用？』還要看該處（即女士的本鄉）的黨部和婦女協會是否公正，是否熱心。如是公正熱心，當然可有一種很有力的幫助，『助進女權之發展』原載明國民黨政綱的對內政策裏。 編者。

一週鳥瞰 自十一月十三日（星期日）至十一月十九日（星期六）

雲覺

【】閻就副司令　自國府特任閻錫山爲陸海空軍副司令後，十一月六日南京消息，閻已於五日通電就職，電中有錫山以衰病之軀，早不堪再肩鉅任，第身許黨國，義不敢辭等語。蔣主席尚在許昌。八日漢口訊，中央大軍前鋒距洛陽七十里。

【】俄軍騷擾　據路透八日瀋陽電，蘇俄大軍自滿洲里出發，開至綏芬河，將在綏芬東寧大舉來攻。

【】蘇俄侵蒙之激進　蘇俄從前侵略蒙古尙係暗中活動，對我國猶有所顧忌，乃自東鐵事件發生後，忽變故態，對外蒙竟實行露骨之侵略。據最近由庫回哈之華商所談，庫倫各政務機關均係俄人供職，俄蒙貿易公司抗制我商之貨物，庫倫被改爲赤黨首領之名巴圖稱云。